

· 感动农民书系 ·

感动农民的 68个悬念故事

总主编◎滕 刚 主编◎李永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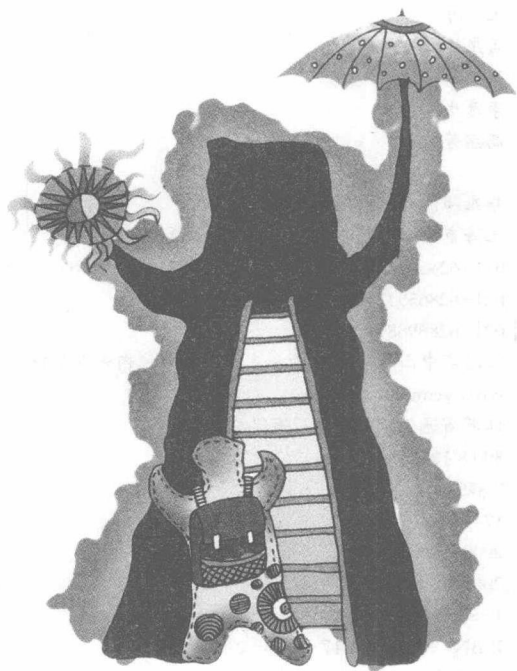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感动农民书系 ·

感动农民的 68个悬念故事

总主编◎滕 刚 主编◎李永康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感动农民的68个悬念故事/滕刚总主编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

(感动农民书系)

ISBN 978-7-5617-6824-2

I. 感… II. 滕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8930号

感动农民的68个悬念故事

总 主 编 滕 刚
主 编 李永康

总 策 划 尹全生 黄 棋
统 筹 海 逸
策划编辑 王 海
文字编辑 孟庆媛
执行编辑 张玉琴
封面设计 李彦生
版式设计 高燕芳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
电话总机 021-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印 刷 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mm 32开
印 张 7.875
字 数 174千字
版 次 2009年5月第一版
印 次 2009年5月第一次
印 数 1-8000册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6824-2 / I · 560
定 价 14.80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目 录

第一辑 自寻死路

- 2 自寻死路/童树梅
- 7 锵锵六人行/尹全生
- 10 意想不到的结局/吴万夫
- 13 墓地探险记/杨辉素
- 17 文明猴/绿路行者
- 20 农场那头公猪/申 平
- 22 无处安放的花瓶/符浩勇
- 25 拔刀/杨汉光
- 28 寻找1963年出生的女人/赵悠燕
- 30 一场车祸所改变的/天空的天
- 33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/石庆滨

第二辑 谁丢了一百元钱

- 38 魂魄显灵/李桂芳
- 41 谁丢了一百元钱/焦庆福
- 44 蛇谷喋血记/吕金华
- 49 子夜惊魂/赵 程
- 53 瞎子看门人/苏发灯
- 55 家传的宝贝/陶百军
- 58 恐惧/荒 城
- 60 我在楼顶看到了天堂/包利民
- 62 第三种选择叫仁爱/薛 峰
- 65 右手喝酒，左手吃菜/邵昌玺
- 68 一支录音笔/薛 峰

第三辑 悬在半空中的裤子

- 72 鬼塘之谜/吴芳芳
76 沾沾仙气/吴 天
79 横财之谜/徐志义
82 啼血的白鸟/胡 炎
88 糟糕的布娃娃/赵 程
91 悬在半空中的裤子/墨 村
94 鬼拍门/吕金华
97 梦境杀机/刘自忠
102 紫砂茶壶/张 凯
105 擦车女工/黄兴旺

第四辑 揪出你屋里的男人来

- 110 美酒/林华玉
113 秘密/周海亮
117 我不能够恨你/羽 毛
120 揪出你屋里的男人来/李 全
123 哥们胖子的爱情/刘万里
126 生死相依/澜 涛
129 爱情穿越生命底线/薛 峰
133 不寻常的一百块/付劲松
137 飞起来的爸爸/邵昌玺
140 悬崖脱险/欧湘林
142 仇人/崔 立

第五辑 骗你没商量

- 146 测字/中学
149 一智可挡万人敌/徐树建
154 寡妇娶媳/相裕亭
157 双面人/赵悠燕
160 第十块金币/凤凰
163 “汉奸”医生/王俊
166 赶脚王二/孙方友
169 白狐奇书/余显斌
173 骗不过老太太/杜启龙
176 骗你没商量/李蓬
178 老爹不在服务区/秦德龙
181 百万巨款征壶盖/朱闻麟
184 一张床垫/星竹

第六辑 当个小偷也不易

- 190 小偷当村长/沈岳明
194 痛苦可以使你远离地狱/包利民
196 天使在身边/曹景建
202 美女请我吃早餐/顾金
206 和坏人同眠的好姑娘/黄宇东
21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/徐志义
216 当个小偷也不易/一冰
221 侠盗/周海亮
225 犬差/郭华悦
229 绝处逢生/宾炜
234 回家的路有多远/石庆滨
237 安吉洛的女富翁/魏炜

第一辑

自寻死路



自寻死路

◎ 童树梅

远看水墩村就像汪洋中的一座孤岛一样，悬浮在四面一望无际的白水和芦苇荡中。水墩村的祖上当年为了逃避战乱，再加之见这儿四季幽静风景优美，便定居了下来，一代代延续至今，如今风景倒是依旧，只是因为四面环水交通不便，到趟县城都得坐上八九个小时的机帆船，所以越发显得闭塞落后了。

这天，村里人称水龙王的王老爹在外打工的女儿芦花回来了，漂亮的芦花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她还带回来一个人，一个瘦瘦的后生，眼珠子倒挺灵活，骨碌碌地转个不停，芦花含羞介绍说这是她在外面新认识的男朋友，叫强子，带回来就是让爹过过眼的。水龙王听了烟锅“叭叭”抽了整整一锅一言不发，浓烟把屋内熏得对面看不见人，末了说：“我可是指望我这独苗丫头养老送终的，她总不能跟着你到天南海北吧？”

那强子听了连忙挺挺胸说：“这情况芦花都已跟我说了，反正我家里没有一个亲人了，从今以后，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是我的爹，我就呆在这儿不走了，一辈子伺候您老。”

水龙王听了眼都笑眯了，又说：“可咱这儿太穷了，你能呆得下来吗？”

强子用力点点头，说：“能，我不怕穷，只要心中有爱，处处都是福窝，再说，凭我们两个人，还怕挣不到钱吗？”

一晃几天过去了，强子每天和芦花家里家外、手脚勤快地忙些杂活，显得很适应这里。这天临近中饭时候水龙王神色慌张地回来了，

他是独自划了小船到集镇上买渔网的，现在却空着个手。芦花见爹这副样子有点紧张，问发生什么事了，只见水龙王一摆手，急促地说：“以后再跟你说，强子，快帮我一把！”一边说一边把锅碗瓢盆米面油盐之类的东西往小船上运，强子见了连忙帮着搬，等东西搬得差不多了水龙王又一指强子说：“你上船跟我跑一趟，芦花，爹很快就回来。”芦花给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爹和强子上了小船，远远进入了漫无边际的芦苇荡中。

正是初夏时分，小船一进入芦苇荡中强子就惊讶地发现这儿真像是个世外桃源，只见满眼芦苇森森菖蒲碧绿，凉风送爽绿水微波，窄窄的水道拐来拐去就像城市里的幽深小巷一样，不时有色彩缤纷的水鸟“扑喇喇”地从芦苇丛中惊飞，更有鲜红的大鲤鱼“哗”的一声溅起无数水花。生长在北方的强子哪里见过这个，一时只恨眼睛不够用，忽然想到什么，问道：“爹，这水路曲里拐弯的，您不会迷路吧？”

水龙王听了一边划船一边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像你这样初来乍到的，百分百会迷路的，想当年小日本鬼子进来搜捕八路军伤员，结果来一个死一个，来两个死一双，不是给躲在暗处的游击队员打死就是活活饿死，给他个十天八天也找不到出口。不过我就不同了，我是什么人？水中龙王，什么样的水路能迷得住我？”

也不知行了多长时间、拐了多少弯，强子正暗暗心惊，忽然听到水龙王快活地说声：“到了，咱到另一个家了。”强子听了抬头一望，真的，眼前就像神话一样，在一片芦苇中出现一汪清亮亮的水，中间竟出现一个不大不小的土墩子，这一切就像是整个水墩村的缩影一样。

土墩子上还搭着几间半新不旧的茅草房，水龙王敏捷地让船靠了岸，然后一边和强子把米面油盐等杂物搬到屋内一边乐呵呵地说：“这是我几年前养鱼看荡时搭的小屋，除了我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的，就是警察来了也找不到……”

水龙王忽然住了口，显然他意识到说漏嘴了，那强子听了更是浑身一震，看水龙王，却正摆出一副平静的样子，可是眼神慌慌的。强子想了想，便语气诚恳地说：“爹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现在我们已经是家人了，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？”

水龙王听了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软了下来，摸出烟锅，浑身上下乱摸却找不到火，强子便掏出打火机给他，水龙王抖着手好不容易点着了，深深吸了一口后说：“好吧，我也不瞒你了，今天早上我赶集时间闯下大祸了，我把人打伤了！”

强子听了吓得脸都白了，说：“爹，您这是咋弄的？怎么会打伤人呢？”

水龙王叹口气，从带来的米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口袋，打开来，天，竟是一尊金光闪闪的弥勒佛像！又说：“就是因为它。今天一大早我在镇上准备买渔网时忽然看到镇小学后面霞光万道，你可别笑话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因为那镇小学后原本就是一片乱葬岗，听老人说那里曾经埋过几家大户人家，时不时的有人挖到金银财宝，前几天还有人一脚踢出个铜香炉哩，听说卖了八万块！当时我一见金光闪闪就知道有宝贝要出世了，便轻手轻脚地跑过去，只扒拉了两下子就看见了这尊金佛，可就在我要藏起来的时候又跑过来一个人，说是他先看见的，动手就跟我抢。我哪里能丢手？便和他打了起来，结果一家伙失了手，一脚把他踢伤了，估计肋骨都踢断了，浑身尽是血，可把我吓坏了，没命地跑了回来。”

水龙王说到这里浑身禁不住颤抖起来，似乎那血淋淋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了，定定神又说：“警察肯定会找我的，所以我先在这躲几天，不过警察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里的，等风头过了我再回去，然后把这金佛卖了就给你们完婚。只是辛苦你了，你要时不时地趁天黑给我送粮送油来，菜倒是不要送，水里鱼有的是。”

强子听了四下看看，点点头说：“行，就这么办，我看这儿有水有鱼又安全，蛮不错的，对了，不会有蛇吧？”

水龙王“嘿嘿”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蛇当然有了，不过那都是些水蛇，不伤人的，可是水老鼠就比较讨厌了，它们会上岸骚扰我的，幸亏我带了药，只要药死一只其余的就不敢来了，”说着从那堆杂物家什中翻出一小瓶药，里面是白面一样的东西，又说，“你可得小心了，这是砒霜，毒性可大了。”

水龙王说着就埋头收拾起锅灶来，身后强子的目光忽然闪烁起来，这时只见水龙王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我有点渴了，你到河里舀一碗水来给我喝。”

强子立即舀了一碗水来，看着水龙王一口气喝光了，眼神忽然凌厉起来，却见水龙王喝了水正要继续收拾，忽然嘴里发出“唉哟”一声，掉过脸，脸上早已疼得走了形，嘴角都渗出了血，手指着强子说：“你你你……是不是在水里放了什么东西？”

强子立时一改几天来一直谦卑的样子，呲牙无声地笑了，那样子要多狰狞有多狰狞，伸出手，那瓶砒霜竟不知啥时到了他的手里，说：“刚才一不小心，这玩意洒了一些进碗里。”

水龙王站都站不稳了，好容易跌跌撞撞地扶住墙，吃力地说：“为什么？你可是我未来的女婿啊！”

强子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为什么？因为那尊金佛啊，你真老糊涂了，怎么能在一个不知底细的人面前露财呢？你为金佛能打伤人，我也能为金佛杀了你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，彼此彼此，你到了阴曹地府可不要埋怨我。”

水龙王艰难地喘着气，又挣扎着问：“行行行，我算栽在你手上了，可在我临死前你得告诉我真相，否则我会死不瞑目的——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强子眼一瞪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？告诉你能吓死你，我是一个杀人犯！其实我原本也不想杀人的，我原先只偷偷东西，可那一次被女主人发觉了，她没命地大叫起来，叫声能传出三里地，我没法，只好杀了她，然后逃到你女儿芦花打工的那座城市，结果无意中认识了她。芦花说她的家乡很美也很闭塞，我便哄她说喜欢她，骗她带我到这儿来，实际上我哪里是爱上她了，根本就是在哪儿躲躲风头的，想不到还顺带发了笔财。”

水龙王听了脸如死灰，从喉咙深处冒出一口气，“扑通”一声倒了下去。

强子高兴极了，拿起小布口袋倒出小金佛仔细欣赏起来，哇，真是好东西，托在手上沉甸甸的，卖了怕至少也值个十万八万吧？忽然看到金佛身上有两处污点，像是泥巴，强子便到河边洗了起来，越洗越干净，越洗越白……天，怎么会发白呢？再一看，那金佛身上的金色正在慢慢褪去，那分明是一尊泥塑的弥勒佛！

强子大惊，跳起身回到屋内，屋内人却没了，见鬼了！就在这时屋外有人说话了：“我把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瞎了眼竟想害你祖宗！”

正是水龙王的聲音！强子吓得魂都没了，脚下打飘地出屋一看，水龙王不知啥时已上了小船，而那小船已离岸一丈开外。

水龙王站立在船头像尊天神一样，威风凛凛地说道：“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小子就觉得不正，好男儿哪有眼珠子骨碌碌乱转的？想不到只小试了一下你就现出原形了。”

强子吓得牙关直撞，指着水龙王颤声问：“你不是吐血死了吗？你你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”

水龙王中气十足地大喝一声：“瞎了狗眼的东西，你真以为那瓶药是砒霜吗？呸，那只不过是一些面粉，害得我咬破了舌尖才引你上了

当。现在，我先饿你几天，等你小子饿得没有人形了再让警察来抓你，这就叫瓮中捉死鳖，你逃都没处逃！当年小日本摸不出去，我说你不会比小日本还聪明吧？哼，就凭你小子也敢上门骗我女儿，我堂堂的水龙王还能叫一个土鳖虫给耍了？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”

水龙王说完长长的竹篙轻轻一点，那小船儿便轻盈地荡了开去，强子吓得“扑通”一声跑了下来，鬼哭狼嚎地喊道：“老爹、老爹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快带我出去，我怕啊……”

为芦花除了一只狼，水龙王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了，嘴里忍不住哼起小调来。小船渐渐划远了，可还是能听到强子那挺惨人的哭叫声，唉，自己或许也太过分了，土墩子上虽然有米有面的，可自己把他的打火机都骗过来了，那锅也是漏的，他小子总不能吃生米生面吧？

锵锵六人行

◎ 尹全生

方圆百里的云雾山深处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山洞，叫“蝙蝠洞”，洞底有个深潭。这些年，人们传说深潭里的水用场大了，凡是不可救药的皮肤顽症，在其中浸泡几次即可康复！

云雾山入口处有个旅馆，这天有六个人住进了同一个房间。这六个人都是多方求医无效的皮肤病患者，身份分别是：学者、歌星、官员、商人、工人、农民。

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算是缘分，又都是五十岁上下、同病相怜的病友，大家都很友好也很大方，相识这天的晚饭由商人和歌星主动请客；第二天动身去目的地，早饭由学者、官员、工人主动出钱。这样一来，一贯花钱抠门的农民就觉着自己不够意思了。

进了山门有摆地摊卖中草药的，价格很贱，大家各自挑选自己需要的灵芝、天麻之类。农民囊中羞涩又一贯视钱如命，不买，站在一旁等候。这时有一个道士打扮的人，向农民兜售解蝙蝠毒的药丸：“看样子你们是到蝙蝠洞的吧。——那洞中的蝙蝠有剧毒，人一旦被咬后马上胸闷气喘，过两个时辰必死！”他又说那蝙蝠一般是不咬人的，防个万一；自己的药丸是唯一的解药，服药后随即跳进深潭，潜在水底数到九九八十一下时浮出水面，不但顿解剧毒，皮肤病也即根除。

农民料定“道士”是江湖骗子，本是不想掏腰包的，但一个药丸才一块钱，想到欠着大家一份情，就买了五颗准备送给大家，礼轻情意重，讨大家个好感。

购药完毕上路，农民就取出药丸相送，结果谁也不要，都说农民不该眼睁睁地上当。学者说世上不可能有咬人致死的蝙蝠，分明是欺骗钱财的。歌星说那道士骗人的伎俩太一般，只能糊弄少见识的乡下人。商人说农民这被小宰一刀、放一摊血是正常现象，眼下世上就是你骗我我坑你。官员说农民的用心可以理解，但效果适得其反，并总结道：“由此可以说明一个道理：人之所以穷，就是因为钱花不到点子上。”他断定农民有了钱，不是盖房子就是娶媳妇，“如果有了钱用来拉关系，你绝对不是现在这个寒酸样子！”

工人见农民怪尴尬怪凄惨的，让他还是把药丸装身上，安慰道：“世上的事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，药丸装身上说不定还有用。”

农民还有一颗日常治病的药丸，同所购的五颗几乎一模一样，只稍大一些。农民将六颗药丸包在一起，很沮丧地随大家赶路。

中午过后赶到蝙蝠洞，大家打起手电朝洞底进发。好深的洞，又黑，跌跌撞撞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潭。电筒在洞中像个蛋黄，照不到水面有多大，也照不出水有多深。大家便捡石头乱扔，“投石探路”，没料到乱扔的石头惊起了一群蝙蝠，“哗哗哗”飞将过来；手电光里，那蝙蝠一个个比展开的纸扇还大，鼠一般怪叫着向人俯冲。

商人先嚎叫一声，说被蝙蝠咬了，接着大家都叫唤被蝙蝠咬了！蝙蝠飞走以后，大家还在慌张时，就都感到了胸闷、呼吸发紧——怎么会突然胸闷、呼吸发紧呢？大家这才想到了“道士”的话，顿时都起了一身冷汗；与此同时人人想到了农民买的药丸，乱杂杂惊呼：快拿药丸出来！

五颗药丸说过是送给大家一人一颗的，说话要算数。可是眼下六个人，该谁不吃？农民没了主张，捂紧衣袋说大家先形成个意见再分药丸。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农民的话可以说是最有分量的。

官员说应考虑职务级别高低，商人说应考虑财富多少，歌星说要考虑名声和影响，学者说要考虑知识和贡献，工人说要考虑家庭困难……几个人吵吵嚷嚷议论好一阵，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见：药丸是农民大哥买的，理应吃一颗；剩下的四颗谁死了对社会损失重大谁吃。

官员抢先发言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死活无所谓。不过我为政一方，一旦遭遇不幸，一方黎民就无依靠了呀！”

商人说：“我是几千万资产的企业主、法人代表，要是死了……”

学者说自己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研究，关乎国计民生；歌星称自己是千百万歌迷的精神支柱；工人说工班的活还等着自己回去干……

很明显，工人该死。可是农民对工人有好感，就一票否决了多数人的意见，说这样分配不合理，不往外掏药丸。

人人都感到自己的胸闷在加剧，呼吸越发紧，冷汗流得更急了。

官员牙齿开始打颤：“你给我一颗药丸，我日后可以免费给你全家

解决城市户口、批一套住房、负责安排工作……”

商人几乎是在喊：“你开个价，一颗药丸十万还是二十万！”

歌星保证随商人出价；学者发誓培养、推荐农民的儿子上大学；工人许诺说日后将亲手为农民制作几个凳子……

可农民还是不表态。

官员急了，对农民吼道：“人命关天，这样耽误下去后果由你负！”

商人对农民喝道：“你再也不拿药丸出来别怪我动手抢了！”

农民顿时改变了态度，说：“也罢也罢——药丸我不吃了，你们一人一颗！”他掏出五颗药丸，让每人都打开电筒来挑，同时对工人说：“本不该有你的份，你就最后拿吧！”

——其实，农民并不是舍己救人的英雄，他已躲着众人先偷偷吞了一颗，而将稍大的那颗混在其他四颗药丸中，凑够了五颗的数。

大家吞了药丸都迫不及待地扑进潭里，都潜到水底数数……

后来商人淹死在潭里——他抢先抓去的药丸最大。

意想不到的结局

◎ 吴万夫

女人半夜里忽然被一泡尿憋醒。女人睁开眼瞅瞅，身边的枕头上仍是空空如也。女人知道男人这会儿还未回来。男人近来迷恋上了赌博。女人多次劝男人戒赌。男人总是不听。劝急了，男人就瞪着血红大眼

向女人乱吼乱嚷。女人知道男人的脾气。每每这时，女人就低眉顺眼，叹气连连。

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已停了。只有呜呜叫啸的北风，不时擗掇一气，在冬日的午夜搅起一股股寒意。女人赖在被窝里，本能地打了一个寒噤。女人委实不想离开热哄哄的被窝，抖落一身暖气。女人的五指下意识地在鼓胀的小腹上游走，紧绷绷的小腹随时都有“决堤”的危险。女人实在挨不过一阵又一阵的尿意。女人磨磨蹭蹭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才骨碌一下钻出了热被窝。女人钻出热被窝的刹那，一股寒流霎时袭击了她，上下左右的鸡皮疙瘩便立时排着队保卫她。

女人到厕所里没有穿衣服。准确地说，女人只穿一条短裤。女人很少有穿长裤睡觉的习惯。女人在起床的瞬间，曾在穿与不穿棉衣之间徘徊犹疑了一下。女人觉得上厕所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完全没有必要穿上冰冷的衣服，还未焐热马上又脱下。女人这样想着的时候，便抱着膀子，勇往直前地冲进了屋外的厕所。

就在女人从厕所出来时，她做梦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一种结局：不知何时，她的门被一股风带上了！女人没带钥匙。女人的一颗心立时便被紧紧地闷在门外，掉进了一座冷风四起的冰窖子里。

现在唯一能打开这扇门的，只有男人身上的那把钥匙。可此时男人又不在家。女人头皮发紧。她几次试着去开那门。女人知道这种努力纯属徒劳，但她还是没有放弃一切机会。女人希望她的努力会出现一丝奇迹，但那扇严扁的门，根本没有开启的希望。女人在寒风中禁不住哆嗦起来，浑身的鸡皮疙瘩更细更密。女人的心里一片茫然。她不知该不该去喊男人回来。可自己的这副模样又如何出去见得人呢？她不知男人会赌博到啥时候才回来。如果男人通宵不归，自己就只得在门外等候一夜么？

在这个凛冽的寒夜里，女人瑟瑟缩缩，不知道自己在门外还能坚